

人間佛教回歸佛陀本懷

二、佛陀的人間生活

星雲大師

編按

人間佛教是佛陀對人間教化的佛教，不是哪一個國家的，哪一個民族的，哪一個個人的。普世的人，只要與佛有緣，都是佛陀人間的信徒。本文為年屆九十、出家近八十年的星雲大師口述，由弟子等記錄。大師生來有人間性格，和佛陀、歷代推動人間佛教的大德遙相呼應。他一生遵循著佛陀的教法，促進佛教的團結，推動佛教的人間化、現代化、藝文化、大眾化不遺餘力，對人間三好、四給、五和、六度萬行一生奉行。大師自覺老邁體衰，眼耳退化，難再聞問世事，但〈人間佛教回歸佛陀本懷〉一文，從大師心田裡流瀉出對佛教古今、未來的看法，甚為難得。這也是他把一生的行事供養人間的佛陀。

〈人間佛教回歸佛陀本懷〉共分六個章節：一、總說，二、佛陀的人間生活，三、人間佛教的根本教義，四、佛教東傳中國後的發展，五、當代人間佛教的發展，六、總結，約數萬字，將陸續於《人間佛教》學報·藝文發表，預計於四、五月間結集出書，與本刊同為贈閱。歡迎有緣人來函索取，或發表撰寫對人間佛教的看法，共同發揚人間佛教。如經錄取，將贈閱本刊並酌資稿酬。再版時一併收錄，做為今日佛教回歸佛陀本懷對佛陀的一份供養。

（一）出家求法

說起佛陀，他的一生可以說多采多姿。身為王子的悉達多，天資聰穎，從小通達「五明」的科學、「四吠陀」的哲學。在王宮裡的生活，想要什麼都能擁有，甚至即將繼位國王，可以用政治的權力來治理國家社會。但這時候，他卻觀照到人生社會種種的無常現象，如：生老病死的逼迫，種姓制度的不平、社會階級差距的森嚴，甚至貧富貴賤的懸殊、權力地位的壓迫、眾生之間的弱肉強食等等，這些現象，都讓他對生命的存在感到困惑和不解。

尤其他發現，政治並不能解除人間社會的生死苦惱，不能解脫人心裡的煩惱無明，因而興起出家學道的念頭，想要徹底自我拯救，用超越政治的真理來救度眾生、改善社會，消除人間的恐怖、掛礙、執著、悲傷、痛苦等等，最終找到人生的究竟歸宿。

悉達多太子先是稟告父王，說明自己出家修道的志願；但是，身為王公貴族的一分子，父親淨飯王哪裡會允准他的出家呢？當然不予答應。

由於父王堅持他應該順從世間法，繼承王位，擔負統理國家的責任義務，悉達多太子便提出要求：父王，要我不去出家可以，但希望你能滿足我的四個願望：

- 第一、人生沒有生老病死的現象；
- 第二、內心沒有憂悲苦惱的逼迫；
- 第三、人間沒有悲歡離合的苦痛；
- 第四、世間上所有一切不增不減。（《過去現在因果經》卷二）

淨飯王一聽，反問：「你怎麼提出這樣的要求？這些問題，誰能幫助你解決呢？」

太子懇求說：「如果父王不能滿足我，那麼就讓我去探索自己

《人間佛教》學報·藝文 | 第二期

吧！」

雖然父王不答應，悉達多太子在深思熟慮之後，還是決定拋棄王位與一切榮華富貴，於某一天夜裡，人們熟睡的時刻，和侍從車匿騎著白馬出城而去。

為了避免家國的牽掛糾纏，以及淨飯王派出的人馬追趕，他想，還是離開國家愈遠愈好。經過好些時日，來到了南方的摩揭陀國境內，在一座苦行林中，和一些修道者相聚，共同修學。那許多苦行者，都是當時印度苦修的外道，悉達多太子不但向他們請益，甚至還拜外道仙人阿羅邏迦藍為師，想要跟他學習解脫的方法，但是一切都難以如願，悉達多太子最後進入個人的苦修。

根據《釋迦譜》記載，在苦行的生活裡，太子每天以麻麥充饑，甚至禪修打坐的時候，鳥雀在他的頭頂上築巢做窩，他也順乎自然，隨其來去。由此，也就可以想見當時他刻苦修行的情境。

這期間，王宮大臣們隨後追趕而來，希望勸回太子，但悉達多太子心意堅定，誓死不從，反而把這五位大臣留了下來，讓他們跟隨在身邊，共同苦行修道。

歲月漫漫，經過多年苦修之後，太子仍然感到不能進入真理的世界，不能悟知救度眾生的途徑。這時他才發現，不僅過去五欲六塵的生活纏身，不能讓人快樂，現在苦行的修身，也難以安穩自在，並不是虐待自己的身體才叫做修行。因此，他毅然起座，決定轉換地方修道。

就在太子起身要到尼連禪河沐浴，卻因為體力不支而昏倒；幸而有牧羊女供養乳糜，才讓他恢復了一些體力。當時，憍陳如等五位隨從者卻認為太子不能堅持苦行，道心退墮，竟然絕情離他而去。

其後，悉達多太子便獨自走到了現今菩提伽耶這個地方，在一

株菩提樹下結草為坐，並且立下誓願：「如果不能證悟真理，我將永遠不離開這個座位。」（《佛本行集經》卷二七）

那些禪思冥想的過程中，悉達多太子煩惱不斷，外有功名富貴、聲色貨利的誘惑，內有貪瞋愚癡、疑忌不平的騷動。但他勇敢正視這一切煩惱，直到一一克服之後，終於在西元前六百多年的十二月初八日，星月交輝的時刻，廓然大悟。

法界平等 醞釀治心理論

據《佛本行集經》卷三十記載，頓時，如同天崩地裂，虛妄的世界消滅，呈現在他眼前的，是另外一個金光閃爍的真理世界。在這個真理的世界裡，他看見了法界平等，世間的生滅、空有、事理、成壞、愛恨等對待，都在一念之間完全消除；他悟到了「緣起性空」，一切因緣生，一切因緣滅，緣起緣滅是宇宙人生的真理；他領會到人的色身雖有生老病死，但真如佛性遍滿虛空，充塞法界。

此時此刻，他的心就像一汪平靜無波的湖水，十法界眾生的情況，忽然浮現在眼前，歷歷分明；對於困難問題的解決，也突然胸有成竹。他自知已經從差別裡獲得了平等，從複雜裡獲得了統一，知道自己徹頭徹尾改變了人生，也自知可以用覺悟的真理向世人宣說。他口中喃喃發出：「奇哉！奇哉！大地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，只因妄想執著而不能證得。」所謂「生佛平等」的宣言。（《華嚴經》卷五一）

不過，開悟後的佛陀，並沒有急於講說悟道的真理，仍然繼續沉思冥想，醞釀治心的理論、悟道的步驟、對宇宙的看法、對人生的觀察，甚至未來宣揚真理、建立六和僧團、提倡四眾平等的難題，也都一一設想了。因為佛陀明白，對於這許多道理，世間人只要能奉行，

都能獲得跟他一樣的修行體驗，證悟真理，獲得圓滿解脫的人生。

（二）教團成立

又經過了一段時日，在他把所證悟的道理反復思惟之後，心內坦然如同一輪明月，可以照亮世間。這時候，他想起了過去一起修行的同道憍陳如等五人，希望能將悟得的道理和他們共享。就在不遠的一座山丘上，證悟後的佛陀找到了五位同伴，向他們「三轉法輪」，講說佛教的總綱「苦集滅道」。《佛說三轉法輪經》裡記載：

第一轉，他說：「世間的苦，逼迫性；人生的集，招感性；圓滿的生命，可證性；解脫的道，可修性。」這就是佛教史上所稱的第一次大轉法輪。

隨後，佛陀又教誡五位同修者：「人間逼迫的苦難，你們應該知道；人生的煩惱無明，你們應該斷除；不死的生命，你們可以圓滿；解脫的道法，你們應該修證。」這就是佛教史上有名的第二轉法輪。

接著，佛陀又再說：「這許多苦難，我已經知道；這許多煩惱無明，我已經斷除；這種不死的生命，我已經證得；這許多道法，我已經修學。」這就是佛教史上的第三轉法輪。

這五位修道者在聽聞佛陀說法之後，也都如同撥雲見日，忽然心地開朗，成為大阿羅漢。原本他們看到捨棄苦行的佛陀回來，都不想理睬，現在卻被佛陀的威德慈光攝受，不由自主地就跪下來，懇求說：「悉達多，我們終於認識了您的偉大，我們願意做您的弟子，跟隨您學習。」

佛陀聞言便開示說：「我已經不是悉達多了，你們叫我『佛陀』吧！我同意接受你們的入道，共同度化眾生。」在《過去現在因果經》卷三中記載，他們就這樣成為佛陀最初的五位比丘弟子。而佛、

法、僧三寶具足，一個宗教的雛形也就此宣告完成。今日到印度旅行的人，假如要想禮拜佛陀的聖跡，當時佛陀為五比丘說法的說法台，也都還留有紀念性的建築遺蹟。

接著，佛陀率領五比丘展開了印度傳道的生活。漸漸的，有許多慕道者前來聆聽佛陀說法，包括了修行悟道的人士、覺悟的聖者等，都聞風而來。好比當時外道中最大的團體，由優樓頻羅迦葉為首的三兄弟，率領了一千多位弟子，一起皈依到佛陀座下，這對日後佛陀的傳道有相當大的助益。

同時，聲望很高的舍利弗、目犍連的門人團隊，大概二百人也皈依佛陀座下。另外，中印度波羅奈國大富長者善覺的兒子耶舍，因為厭離俗世而出家，也成為佛陀的弟子，並且帶了五十個人跟隨佛陀學道。後來，他的父母及妻子也都皈依三寶，成為最早的優婆塞、優婆夷。《過去現在因果經》卷四，先後記載了他們皈依的情形，可以說，千二百五十五人的教團，就這樣在人間逐漸地開展出來。

教團龐大 制訂僧團戒律

從這個時候起，佛陀的聲名大噪。當然佛陀也知道，依照印度現實的環境、氣候，以及社會文化的需求，這麼多人要跟隨他修道、生活、弘法，教團如此龐大，除了需要制訂僧團戒律，覓得一個居住的地方也是當務之急。很快地，佛陀就得到了過去想要把國土捐贈給他的頻婆娑羅王的護持。

在距離佛陀證悟的菩提伽耶不遠處，頻婆娑羅王撥出一塊廣大的土地，建立了「竹林精舍」。分有十六大院，每院六十房、五百樓閣、七十二間講堂等，提供給佛陀講道，以及跟隨佛陀學習的千餘位弟子安居修學。這也是佛陀傳道的第一個道場。在《過去現在

《人間佛教》學報·藝文 | 第二期

因果經》卷四裡，可以看到當時法輪初轉的時空情景。

佛陀雖然在南方傳道，但也有來自北印度旅行經商的人前往聽法聞道。在一次傳教中，北方舍衛城的企業家須達長者，因為聞法而心開意解，生起了信心，故而發願回到北方後，由他護持建設「祇園精舍」，請求佛陀也能到北方弘揚佛法。（《賢愚經·須達起精舍品》中）

在北方，須達長者出資買下了祇陀太子的花園，作為建築精舍的土地。建設期間，佛陀還派遣舍利弗監工，最終順利完成一座至今地基猶存的道場，成為佛陀在北方弘法的根據地，這也就是我們經常在經典裡可以看到的「祇樹給孤獨園」。

據《五分律》卷二五記載，祇園精舍土地平正，面積大約有八十頃，除了中央的佛殿，周圍有八十間小房，並且有經行處、講堂、溫室、食堂、廚房、浴舍、病室、蓮池等等設施。

法為中心 開發自性智慧

到了這個時候，南北印度都有了道場，而佛陀率領千二百五十五位常隨眾弟子在各地展開傳道，也都獲得社會大力的支持，連北方憍薩羅國的波斯匿王也加入了信徒的行列。佛法由下而上弘傳，是比較辛苦的，但現在有了南北兩個國家的國王護持，由上而下傳道，佛陀的弘化形勢也就非常順利展開，信眾與日俱增。可以說，這時候的佛陀，已經成立了世界上第一個完整的教團。

佛陀的偉大，在於度眾方法和其他宗教不同。他不認為自己是天下第一，一再強調「我在眾中」，是眾中的一個。他告訴弟子要「自依止、法依止、莫異依止」，表明信仰真理最主要的是信仰自己，開發自性的慈悲、智慧，教團是以法為中心的教團，並且提出學道

要「依法不依人、依義不依語、依了義不依不了義、依智不依識」。佛陀如此開明的教法，怎能不為人間的大眾所接受呢？因此，當時佛教在印度各宗教中能夠顯得特出，就不是沒有原因了。

當然，一個教團的成立，並不是那麼容易。舉凡如何散播救人救世的真理，也就是所謂弘揚佛法；抑或對人民如何救苦救難，即所謂度生弘化；另外，還有僧團的組織、衣食住行的生活等等問題，都必須做出周全的規劃。

尤其隨著現實生活的需要，佛陀為僧團訂立了初期共住的規範，以「六和敬」作為和合共住的原則。比方：身體安閒，排隊次第有序，行為不侵犯別人，大家相處和樂是「身和同住」；講話不喧譁，語言要親切，彼此沒有衝突，是「口和無諍」；大家志同道合，內心和悅平靜，是「意和同悅」；在法制上，人人平等，是「戒和同修」；在生活上，衣食住行的享用平均分配，如果有多餘，就分給貧苦大眾「利和同均」；聽聞佛陀說法，以取得思想上的統一，是「見和同解」等。到了這個時候，教團更加健全，也更能清淨修道了。

但所謂「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」，由於佛法初興，外道的嫉妒與打擊也紛至沓來。在「八相成道」中提到，當初佛陀歷經千錘百鍊、千生萬死的修行，終於降伏了外在的誘惑，也降伏了內心的煩惱，而如今，面對一些外道的迫害，他也不放在心上。

例如，有一名外道梵志，一心想與佛陀辯論，他就採先禮後兵之計，帶了兩盆花來和佛陀見面。佛陀一見到他，就說：「放下！」外道聽後，把左手拿的花放了下來；接著，佛陀又說：「放下！」他再把右手拿的花放下來；沒想到，佛陀仍然說：「放下！」外道不解，質問佛陀：「我兩盆花都已經放下了，還要放下什麼呢？」這時候佛陀就說：「我不是叫你放下芬芳的鮮花，而是要你放下內心的貪瞋愚

《人間佛教》學報·藝文 | 第二期

癡、煩惱無明。」（《佛祖綱目卷第三·釋迦牟尼佛機緣》）

外道一聽，大驚！原本自恃自己的功力深厚，沒想到內心的癡迷，一剎那，竟讓佛陀點破了。這時，外道終於心甘情願皈依在佛陀座下。

無故謾罵 將會自作自受

有一次佛陀在鹿母講堂說法，一如往常著衣持鉢到舍衛城乞食。途中一位婆羅門迎面而來，衝著佛陀開口怒罵，佛陀不予理會，安詳的繼續前行。

這樣的態度使得婆羅門更加憤怒，彎下腰，抓起一把泥土向著佛陀扔擲過去。正好有一陣風對著婆羅門的方向吹過，把拋出去的土吹了回來，灑得自己灰頭土臉。佛陀慈祥的對婆羅門說一首偈語：「有於不瞋人，而加之以瞋，清淨之正士，離諸煩惱結。於彼起惡心，惡心還自中，如逆風揚塵，還自坌其身。」意思是說，有人無緣無故口出惡言，謾罵傷害別人，將會自作自受，如同惡意拋土丟人，一遇到逆風，反而汙穢了自己一身。（《雜阿含經》）

另外，也有一些外道前來向佛陀抗爭，頑劣地表示：「我們要宣傳教團的非法，讓大家知道你所說的一切，並不符合印度國土的文化、法制。」佛陀聞言，說道：「我不在乎你們的邪見。」

外道們又揚言：「我們要集眾來打擊你的教團。」佛陀說：「我的教團不怕你們的棍棒。」外道們再說：「那我們做你的弟子，穿你的衣、吃你的飯，但敗壞你的修行、戒行。」佛陀聞言之後，神色黯然的說道：「那我就沒有辦法了。」這就是佛教史上著名的「獅子身上蟲，還食獅子肉」的典故。

當時，還發生指鬘外道、提婆達多叛逆的情況。尤其是提婆達

多，一再想要與佛陀分庭抗禮，有時候從高山上以石塊襲擊佛陀，有時候將大象灌醉，驅使牠們攻擊佛陀，對佛陀百般阻撓。

除此之外，外道對於佛陀弟子，也經常以金錢、威力給予陷害。甚至買通女色來破壞教團，如摩登伽女對阿難尊者的誘惑、蓮花色女對目犍連尊者的糾纏等。幸而佛陀的弟子信心具足，不受動搖，而鞏固了教團的安全。

諸如此類的困頓不一而足，但佛陀憑著大智大勇、大無畏的精神，終於從印度九十六種外道的勢力範圍內突圍而出，把佛教弘揚起來，堅定不移，成為古老印度最偉大的文化、最偉大的人間佛教。

（三）一日生活

我們生逢在現世，去佛甚遙，但對佛陀悟道後的生活，一定希望有更多的了解。其實，從四部《阿含》等佛經裡，約略可以了解佛陀與弟子們平日的生活起居、衣食住行、在人間活動的情形。若要形容當時佛陀的生活，「隨遇而安、隨緣生活、隨喜而作、隨心而有」，應該是最貼切不過了。

佛陀在《遺教經》中說：「晝則勤心修習善法，無令失時；初夜、後夜，亦勿有廢；中夜誦經，以自消息。」也勉勵弟子們要精進用功、禪坐思惟、誦讀真理、勤勞作務等。因為時空距離因緣不一的關係，我們且先從佛陀的早晨時間說起，來了解他在二六時中如何修行度眾。

每日，佛陀在天色尚未破曉時就起床、刷牙、洗臉。說到刷牙，早期印度社會，人們習慣嚼楊枝來潔淨口腔，就等於現代人使用牙刷刷牙一樣。據《五分律》記載，佛陀告訴我們嚼楊枝有五種利益，消食、除冷熱涎唾、善能別味、口不臭、眼明等。

《人間佛教》學報·藝文 | 第二期

在漱洗動作進行時，佛陀也會發願。例如洗臉時發願：「以水洗面，當願眾生，得淨法門，永無垢染」；刷牙時發願：「嚼楊枝時，當願眾生，其心調淨，噬諸煩惱」；這些偈語，無非提醒修道者應當時時發願，時時警策。

簡單的盥洗完畢之後，由於前一夜的「吉祥睡臥」，讓人少煩少惱，正念分明，故而晨間精神充沛。這時，天色逐漸明亮，已經可以看到行走的道路，於是佛陀便率領弟子在摩揭陀國、憍薩羅國等地境內托鉢，次第乞食，接受民眾的供養。

所謂「次第」，是指不可以分別、踰越，不論哪一家富有、哪一家貧窮，都要依序向前，不揀淨穢、不別精粗，只把飲食當作湯藥來維護療治色身。從這裡也可見佛陀的平等觀念。

信者的布施供養，並非每天準時預備飯食、飲料等候。當時印度的風俗習慣，人們家中若有喜喪婚慶，才會依著信仰習俗，在門前設一小桌，上面擺放當日要供養比丘的物品。比丘到達的時候，信徒即跪地合掌，恭敬供養一碗飯、一碗菜，或者一朵鮮花、一粒水果。如果在這一家得到飲食後，感覺不夠維持一天的飽食，可以再依序向第二家、第三家乞食；若感到托來的食量已足夠維護色身，就應即刻回到精舍道場用餐。

印度的土地廣大，人煙稀少，比丘們走路必然要遵守遠近、次第的行儀。因為態度沉穩莊嚴，才能讓信者升起尊敬的信仰。當初，舍利弗就是見到正在王舍城托鉢乞食的阿說示儀容端正，具有神聖感，才趨前問他的老師是什麼人、信奉什麼教義，最後聞法得度，皈依在佛陀座下。

托鉢乞食的制度，使得佛教和信徒密切接觸，也與社會的脈動保持關連，民眾以物質布施，佛陀和弟子們說法布施，講述人生的

道理，讓大眾心開意解。所謂「財法二施，等無差別」，「平等食」是佛陀制訂托鉢乞食的主要意義，也增益了人間佛教的發展。

次第乞食的行程，用現在的時間估計，應該在一小時內可以完成。之後，比丘們便回到各自居住的場所，在屋內一定的地方洗腳、淨手、盤坐、吃飯。

吃飯時，必須按照乞食法進行，就像現在叢林裡五觀堂的「五觀想」，佛陀時代的比丘們吃飯，也有這樣的規定。

吃過飯之後，洗滌瓦鉢，清洗雙足，整理衣單。此處就可以看見佛陀重視生活作務，勤勞自理的一面。可以說，佛陀是以身作則，樹立了佛弟子修行的典範。

再如經典裡的「飯食經行」，飯食後通常會有一段經行的時間。經行，就是在精舍道場圍繞走動。據《四分律》記載，經行可以獲得五種好處：堪遠行、能靜思惟、少病、消食、於定中得久住等。之後，佛陀便率領弟子靜坐，在各自的坐位上，展開坐具。接著，佛陀便為大家開示，說法論道。

說法開示也不一定都由佛陀發起，只要弟子們在生活上、思想上、內心的感受上，對修道有一些見解，都可以提出來向佛陀詢問，佛陀便會一一給予開示正道。結束以後，比丘們各自回到自己的居處，靜坐、思惟、冥想，或者思考佛陀剛才的教示，反復背誦。

在佛陀結束對弟子的說法，大家各自回去修習的時候，已到了社會大眾開始日常活動的時間。接近十點鐘、中午的時刻，信徒們便陸續來到精舍請法，各界人士也紛紛前來禮拜，佛陀又再接再應大眾，對他們開示人生正道。有時講說四聖諦、三世十二因緣的老病死生循環，有時講說如何啟發信心、如何斷除煩惱。另外一方面也勉勵信者受持五戒十善、奉行慈悲喜捨。這許多道理多由弟子背誦

《人間佛教》學報·藝文 | 第二期

下來，日後再予結集記錄，成為今日所見的經、律、論三藏經典。

傳教弘道 重視人間生活

有時，佛陀會個別開示，有時集體小參，甚至也會有大型集會；例如講《般若經》有四處十六會，講《華嚴經》有七處八會，講《法華經》有百萬人天雲集等，種種規模各處不一。現在我們國際佛光會在世界各處所提倡的活動，就是效法佛陀當初傳教弘道的情景。

午餐之後，有的人禮拜，有的人靜坐，有的人經行，有的人冥想，甚至有的人休息。僧團的生活中，比丘的習慣不盡相同，但只要不侵犯別人，修道生活必然是自由的。

在印度，天氣非常炎熱，午間人們大多不會出外，比丘們除了在精舍，也會散居在左近的洞窟、樹下、水邊，或誦經打坐，或三五成群論道，各說心得，類似於現在學校上課研討的情況。但心情上則有很大的不同，因為比丘們少欲知足，生活簡單，不會散漫無紀、吃喝玩樂，大家都是精進行道，安住正念，嚴守佛陀制定的戒律、規章，以淨化身心、變化氣質。

下午，佛陀率領比丘集合座談，探討修道心得，有所懷疑的即提出詢問。因此，現今我們所看到的經典，可以說都是當初僧團中問答的紀錄。接著，佛陀又再和社會大眾接觸，加強佛法在各地的推動。佛陀重視人間教化生活的情況，即可見一斑。

說到印度的氣候，因為炎熱，比丘只要簡單的三衣具備，就可以過日子，盡量把個人生活用物減到最簡單，以免物累。參加弘法大會的時候，穿搭的衣服是九條大衣；日常生活穿常服，就是現今出家人披搭的七衣；至於工作服，則是五條衣。好比，現在國際佛光會舉辦的人間佛教活動，信眾會員身著團體服裝，雖然樣式、顏

色多有不同，但是整齊劃一，這和佛陀時代的思想，可以說是古今相應。

到了夜晚，依個人修持的方式不同，大眾各自精進，但大部分都是在禪定裡擴大自己、昇華自己，慢慢地提升自我的人格，與佛陀理想裡的聖道相應。

生活不離道念 實踐六度

許多弟子們在修道的過程中，或有所覺悟者，但無論修證的是羅漢四個階位，或是菩薩五十一位，都須經由佛陀的印可，才知道修行的層次到達哪個階段。就如現在的學校，有一年級、二年級、三年級……，同樣的，在僧團裡的修行成就也有這樣的次第。

在經典中，我們可以看到佛陀的生活不離禪思、道念，時時刻刻「念佛、念法、念僧」；與僧信弟子的往來，也總能「示教利喜」。因此，弟子們聞法後，都是「依教奉行」，並且歡喜踴躍，作禮而去。

看起來，佛陀的一日生活，似乎與一般凡夫的生活沒有兩樣，一樣要吃飯睡覺，也一樣要走路講話。但細細觀察，內容卻大不相同。

正如禪門有信徒問禪師：「你怎麼修行？」禪師回答說：「吃飯、睡覺。」信徒說：「我們也是吃飯、睡覺，不也是修行嗎？」禪師說：「不一樣。你吃飯，挑肥揀瘦，食不甘味；睡覺，你翻來覆去，睡不安心，內容可不相同了。」佛陀過的是實踐六度、表現般若風光的生活，與凡夫經常計較、紛爭的情況天差地別，非常不一樣。例如托鉢乞食，不但信眾可以種植福田，佛陀也為他們說法，此即「布施波羅蜜」；披搭袈裟，以示應常行清淨戒法，即「持戒波羅蜜」；次第乞食，不分貴賤，不避怠慢，即「忍辱波羅蜜」；親自洗鉢，

鋪設坐具，勤奮不懈，是「精進波羅蜜」；經行、靜坐、冥想，思惟法義，則是「禪定波羅蜜」。而這一切可以說都流露出一位悟道者的般若生活，即「般若波羅蜜」。

（四）度化弟子

當然，佛陀的一日、佛陀的教化並不是這麼刻板。因為跟隨佛陀的弟子們性格不一，有的歡喜在洞窟、樹下修習禪定，有的勤於民間各處傳教往來，佛陀都給予這許多弟子一一嘉勉，講述的道理也都契理契機。因此，要觀察佛陀的教化，可以先從他對弟子的用心、愛護、教育說起。

好比佛陀的十大弟子中，舍利弗尊者已經是證悟的大阿羅漢，是教團的領導者之一。有一次，大家養息之後，佛陀巡視僧團，見到舍利弗在園子裡經行散步，上前詢問：為什麼這麼晚不睡覺還走來走去？舍利弗回答說，因為今天回來的人多，床位不夠，就讓給初學比丘休息。佛陀一聽，次日集合大眾，開示大家對長老要尊重。

像目犍連尊者，他知道自己母親生前的惡行，請示佛陀希望為亡母祈求冥福。佛陀特意告訴他，可以在教團結夏安居後解居的一天，設齋供養僧眾，以此功德力，可以免除母親在惡道受苦，這是北傳佛教盂蘭盆會的起源。後來有梁武帝、寶誌禪師等倡導盂蘭盆會，流傳至今。

說法第一的富樓那尊者，有著弘法的熱忱，他向佛陀表達希望到輸盧那國傳播佛法。佛陀提醒他，那裡的人民生性強悍，恐怕不容易受教。富樓那說，不要緊，他們罵我、打我，甚至殺我，我正好將此一命供養佛陀。佛陀印可說，你既有為真理犧牲奉獻的精神，我歡送你前往。

阿難尊者是十大弟子裡的多聞第一，可以說是教團忠實的幹部。因為相貌莊嚴，引起很多女難，好比分餅不均引起譏嫌、摩登伽女的愛慕糾葛等等，佛陀都給予幫助化解，方便教化。

像大迦葉尊者德學高尚，歡喜清修苦行。當他披著破舊的袈裟回到僧團來，佛陀為了讓其他的弟子對他表示尊重，特別分半座予大迦葉共坐，佛陀並沒有因為自己已經成佛而高高在上。

大迦葉尊者從不到富裕人家托鉢受供，因為他認為富貴是由於過去世懂得布施種福田所招感的果報，今生已經富有了，何必再去錦上添花？因此，他「乞貧不乞富」，大多到貧窮人家托鉢，讓窮人種植福田。

「解空第一」的須菩提尊者正好相反，他覺得貧苦人家連自己的三餐都難以溫飽，何忍再去增加他們的困境，富有人家布施少許財物一點也不為難，所以他是「乞富不乞貧」。

佛陀知道以後特別開示大眾：「乞貧、乞富，都是心不均平，佛法應該建立在平等之上，儘管世間充滿差別對待，但是我們的心要安住在平等法中，才能自受用、他受用。」

佛陀對於弟子，總是心思細膩的關照。例如曾去探望老病比丘，親自為他們洗滌身體，為他們倒水，洗衣服等。佛陀有一次講經時，阿那律尊者因疲倦打瞌睡，受到佛陀的批評，從此阿那律發慚愧心，日夜精進不懈，卻把眼睛損壞了。有一天他想縫製衣服，因為看不清楚無法把線穿進針孔，佛陀知道了，便親手替他穿好針線，幫他縫補袈裟。（《增一阿含經》）

佛陀對刻苦修行的二百億耳說：「修行和彈琴一樣，琴弦不能太緊，也不能太鬆。太緊、太鬆都容易出毛病，中道為好。」二百億耳奉佛陀的指示修行，心安靜下來，不久就證得阿羅漢果。

佛陀就是這樣慈悲的教化弟子們。

因宜制戒 出世不離人間

對於能夠依教奉行的弟子，佛陀給予耐心的調教；對於不能依教奉行的弟子，也方便加以攝受；對於懈怠不知精進的弟子，則激勵他上進；對於過分剛猛的弟子，就教他緩和漸進。無論聰明、愚笨，佛陀都會觀機逗教，契理契機的說法、開示，讓教團更加清淨、健全。

比方，周利槃陀伽不善記憶，佛陀就教他持誦「拂塵除垢」，諄諄教誨，不厭其煩。周利槃陀伽遵照佛陀的指示，每天手持掃帚，一面掃地，一面用心持誦，終於悟道，並且受人尊敬。

《賢愚經》卷第六記載，挑糞的尼提感於身分卑賤，特地避開不敢見佛陀，佛陀知道了，繞道與他相遇。尼提跪下來向佛陀致歉，親切的佛陀問說：「尼提，你願意跟我出家嗎？」尼提大驚：「我能做偉大佛陀的弟子嗎？」佛陀說，在他的教法中沒有分別，貧富、貴賤、種姓都只是假名。後來，尼提跟隨佛陀出家，用功修道，也證得了果位。

佛陀認為一個人，只要你尊重他、愛護他，以慈悲心對待、給予鼓勵，讓他覺得有尊嚴，他就會向上、有所成長。

佛陀在制戒時，都會考量諸多因緣情況，做出合情合理的決定。好比有一位弟子迦留陀夷，長得高大、黝黑，有一天傍晚到村裡托鉢，應門的孕婦乍看一個又黑又大的人，以為是鬼，一時驚嚇過度流產了。佛陀知道後，就認為黃昏、夜晚不宜出外托鉢而制訂「過午不食」的戒律。

又例如，有一對男女青年訂好婚約，女方調製香餅，準備回拜

時帶給婆婆。恰巧比丘來托鉢，少女就以香餅供養了比丘。因為香餅美味可口，比丘們紛紛再到少女家托鉢。幾天下來，耽擱了少女的行程，引起男方誤會，揚言要解除婚約。女方父母把女兒遭到退婚的傷心事稟報佛陀，佛陀立刻召集弟子，制定因應的戒律，告誡弟子托鉢次第乞食應該要注意禮節，不能貪圖美食。

在佛陀制戒中，再再說明他的教法是出世而不離人間的。我們看到原始教團的生活中，布薩、懺悔、三番羯磨，如同現代國家的民主殿堂裡，一個法令的制訂，必須三讀通過，可以說是最早的民主議會。

佛陀的人間教化方式不勝枚舉，度化的弟子不分貴賤、貧富、男女、職業、種族、信仰，都給予平等的對待。所謂「四大河入海已，無復本名字，但名為海。此亦如是，有四姓：刹利、婆羅門、長者、居士種，於如來所，剃除鬚髮，著三法衣，出家學道，無復本姓。」（《增一阿含經·苦樂品》）這是佛陀提倡打破階級制度真正平等的教法。

例如優波離尊者，雖出身貧賤，但是進入佛陀所創立的僧團，出家、證果，後來成為佛陀十大弟子中「持戒第一」。當時，王宮諸位王子一一追隨佛陀出家，優波離想到自己出身貧賤沒有資格出家而悲傷哭泣；舍利弗知道後告訴他：「佛陀的教法，是究竟的自由平等慈悲，不論智慧、職業，只要奉行佛陀的教示，誰都能夠成為佛陀的弟子，證得真理。」

佛陀於是為優波離剃度，七天之後，並介紹他與跋提王子等人見面。諸位王子猶豫不決，不知如何打招呼。佛陀說：「出家學道，先要降伏驕慢心，我先許可優波離出家，你們應該向他頂禮。」跋提王子等人聽從佛陀教導，虛心的向優波離頂禮。（《佛本行集經·

《人間佛教》學報·藝文 | 第二期

優波離因緣品》)

那個時候，僧團除了形式上的衣食住行之外，也會有偏遠少部分不能完全接受僧團規律生活的情況，佛陀就會派大弟子去指導他們，優波離尊者就是其中最好的人選之一。有時候拘眼彌國、沙祇國有了一些諍事，佛陀也會派遣性格和平的優波離去訪問，調解爭執。

有一次，佛陀又要派優波離到沙祇國，優波離卻向佛陀推辭了。佛陀問他：「為什麼不去呢？」優波離說，因為在雨季出門，袈裟濕了，穿在身上沉重不舒服，所以不想前往。佛陀聽了他真誠的心聲很感動，為此而修改戒律，讓比丘出門可以多帶一件衣衫。

由於優波離尊者自我要求嚴謹，行事莊嚴，備受大眾的尊崇。佛陀還一一指導優波離探病之道，對生病比丘的飲食、湯藥應如何規定等等。（《四分律名義標釋》）

佛陀對於弟子，都給予平等的得度因緣與公正的教導。例如：佛陀應允酒醉後要求出家的婆羅門剃度，婆羅門酒醒後，見到自己一身出家相，驚嚇得落荒而逃。弟子疑惑的問佛陀，明知他的話不可當真，為什麼還答應他呢？佛陀說，他好不容易生起一絲出家善念，要為他種下得度解脫的因緣。

巧喻調教 引導弟子改過

沙彌羅睺羅，調皮又愛開玩笑，時常捉弄來拜訪佛陀的信者。有一天，佛陀走到羅睺羅住的地方，威嚴的樣子把羅睺羅攝受住了。佛陀坐下來，羅睺羅拿水給佛陀洗足。佛陀一句話也沒講，洗足以後，才指著洗足的盆子對羅睺羅說：「這盆裡的水可以喝嗎？」羅睺羅說：「佛陀，洗足的水髒了，不能喝的。」

佛陀訓斥他說：「你就和洗足的水一樣，本來清淨，洗過就變髒了；你原本清淨修道，但不守口慎言，不清淨身心，就如同乾淨的水有了垢穢。」

佛陀再問：「羅睺羅，你拿這個盆子盛飯來吃，可以嗎？」

「佛陀，洗腳的盆子不可以盛飯吃，因為盆子不乾淨，不能裝東西吃。」

佛陀再說：「你就和這個盆子一樣，雖然做了修道者，但心裡藏著垢穢，清淨的真理怎麼能裝進你的心裡？」

說過之後，佛陀用腳把盆子踢開，盆子滾動起來，羅睺羅非常害怕，佛陀問他：「你怕把這盆子踢壞嗎？」

羅睺羅說：「不是，佛陀，洗足的盆子，壞了也不要緊。」

佛陀又說：「羅睺羅，你不愛惜這個盆子，等於大家也不愛護你一樣。你不重威儀，不尊重自己，戲弄別人，誰都不願意愛護你、珍視你。」

羅睺羅聽了佛陀的教誨，全身流汗，慚愧得無地自容，從此以後再也不敢妄言說謊，努力改變自己的身心，後來成為「密行第一」。佛陀對羅睺羅的教育，不是一味的嚴厲，是慈悲中有嚴厲，嚴厲中有慈悲。

除了羅睺羅外，對於沙彌，佛陀都特別關心。像在遠方弘法的迦旃延尊者，有一天派了他的弟子回到祇園精舍探望佛陀。佛陀見到迦旃延的徒弟從遠道而來，立刻吩咐阿難說：「你在我的臥室再添一張床位，讓迦旃延的小徒弟睡在我的住處。」這樣細心的關懷，讓遠方弘法的弟子知道了，怎麼不感動於心？佛陀就是這麼一位具有人情味的聖者。

有時，對僧團修道生活不能適應的人，佛陀也成全他的人生，

《人間佛教》學報·藝文 | 第二期

讓他回歸家庭、社會，做一名佛教信徒，對他們人格的尊重並沒有減少。

佛陀不但現生示範教育，有時也會引證過去生中的因緣曾做過的犧牲奉獻，來勉勵修道者，如《佛說九色鹿經》中九色鹿悲心救人，反被出賣；《六度集經》裡鹿王代替懷孕的母鹿前往送死；《舊雜譬喻經》的鸚鵡銜水救森林大火；《太子須大拏經》裡，那須大拏太子發願廣行布施，濟拔眾生，雖然遭受極大痛苦，也無怨無悔。《中阿含經·長壽王品》記載，長生童子的以德報怨。他有幾次機會可以殺梵豫王來替父親報仇，但是，一想到父親忍辱不怨、惡來善往，「莫起怨結」的教化，他三次放下手中利劍。寬宏大量的舉止也感動了梵豫王，從此解決了兩國的仇恨。這些不都是佛陀對人間的教化、慈悲的示現嗎？

（五）利生服務

佛陀成道後，行走五印度，從南方的摩揭陀國走到北方的舍衛城，從波羅奈又走到毘舍離，走遍了恆河沿岸，走盡了山嶺危巖，從未停止度化利生的工作。

他在四十九年弘化的生涯裡，最初直暢本懷，講說《華嚴經》二十一日，後因觀機逗教，再說《阿含經》十二年、《方等經》八年、《般若經》二十二年、《法華經》和《涅槃經》共八年，這是大會的宣講，至於佛陀對個人特別的教化則是無量數次，也感化無量數人。

度化的弟子，除了先前提及的外道領袖、出家的王子，還有許多大富長者，一國之君的頻婆娑羅王、波斯匿王，王妃韋提希夫人、末利夫人等。佛陀的教法，如無邊的大海，容納眾流；如日月之光，

普照大地。他對商人，說經營之道；對農夫，說耕種之道；對政治家，說治國之道；對於弟子的教化方式，常是應病予藥，都給予平等關懷。當然，佛陀不只在精舍修持，也和弟子們在各地跟民眾接觸，說法教化，甚至協助排難解紛。

好比佛陀曾為鄉人調解爭水的糾紛。《雜阿含經·執杖經》記載，釋迦族、拘利族手執木杖對峙，佛陀適巧經過，勸說雙方要和平相處，平均用水，共度早期難關。

佛教在當時的印度，迅速發展起來。因此，在政治上，有許多國王親自向佛陀問道，或者派遣大臣向佛陀請法。今日印度靈鷲山邊，還留有頻婆娑羅王停車的遺址紀念。

當時尚未成佛的悉達多，為了尋找修行之道，曾經路過摩揭陀國，頻婆娑羅王為他莊重的儀表及向道之心感動，原本想分半個國家給他，卻被一心修道的悉達多拒絕。不過，悉達多應允有一天證悟了，必定回來救度他。

成道後的佛陀，遵守諾言，帶領弟子來到摩揭陀國為頻婆娑羅王說法。頻婆娑羅王建設竹林精舍供佛陀安僧度眾。只要佛陀在精舍的期間，國王也經常前往問道。

後來，頻婆娑羅王的兒子阿闍世，受到提婆達多的挑釁，為了繼承王位，把父王餓死在獄中。殺害父親後的阿闍世，並未因得到王位而歡喜，反而想起過去父親對他的慈愛，心中不時悔恨悲愁，身體也生病了。名醫耆婆對阿闍世王說：「醫生能治身病，但不能治心病，國王的苦，是從心生起，佛陀是無上醫王，只要肯拜見佛陀，一定可以把心病醫好。」阿闍世王於是歡喜前往拜見佛陀。

佛陀對他說：「世界上有兩種人可以得到真正的快樂和幸福。一是修善不造罪的人，一是造罪知道懺悔的人。現在你抱持懺悔之

《人間佛教》學報·藝文 | 第二期

心，知過必改就是好人。你以後要以正法治民，不要行非法的事；要以德化民，不要用暴戾治國。多行仁政，善名美德可以遠播四方，還是能受到眾人的尊敬。」

阿闍世王聽了佛陀的開示，感激涕零跪在佛陀座前，對重新的生命充滿希望和信心。（《佛說觀無量壽佛經》）

七不退法 權巧化解戰爭

在《中阿含·雨勢經》裡也提到，有一天，阿闍世王想要發兵討伐跋耆國，派遣雨勢大臣前往禮拜佛陀，稟告他的想法。佛陀早已知道雨勢大臣的來意，故意告訴阿難：跋耆國有「百姓經常集會，討論正事；君臣和睦，上下相敬……」等「七不退法」，是別的國家不能侵犯征服的。雨勢大臣聽了佛陀對阿難說的話，即刻明白，便向佛陀告辭。佛陀以方便權巧的智慧，化除了一場血腥的戰爭。

另外一位與佛陀有深厚因緣的就是僑薩羅國的波斯匿王。他的身軀肥胖，經常氣喘如牛，為此深覺苦惱。佛陀慈悲的為他說了一首偈語：「人當自繫念，每食知節量；是則諸受薄，安消而保壽。」意思是說，我們應當時時自我提醒，飲食要知道節制，不能過度貪吃進食而造成身體的負擔，才能保持輕安，健康長壽。（《雜阿含經》卷第四十二）

後來，波斯匿王高齡的母親去世，他非常哀傷憂戚。佛陀對他說：「人生在世，從古至今，有四件事最可怖：一、有生就會有老死；二、生病就會枯瘦難看；三、死後神識就會離開身體；四、死後將與親人永遠訣別。任何人都逃不出這種生滅無常的定律，再親密的人，也無法永遠久住在一起。每個人都不能倖免於死，徒然為死去的人悲傷，不如為亡者作福積德，這樣對亡者才有實質的助益。」

聽了佛陀的開示，波斯匿王心開意解，掃去多日的陰霾。

《佛說波斯匿王太后崩塵土空身經》的這段說法，揭示了老病死生是每一個人必須面臨的事，無人可以倖免，凡有生必有死，有生必有滅，這是生命輪轉的因緣軌則。不過，依佛教的觀點，生不是開始，死也不是結束，生生死死，死死生生，不斷生滅變異，能夠從生滅法中求證不滅的生命，才是一種智慧。

慈悲的佛陀不捨棄任何一個眾生，不管任何無理的人，只要有因緣，他必定慈悲為其開示，引導他過著佛化的生活，讓人生有目標、希望。好比佛陀以「吉祥草」的譬喻，善巧教化，讓婦人走出喪子的悲痛。（《眾經撰雜譬喻》卷二）

佛陀平時除了應邀對信徒開示各種疑難，偶爾信徒家庭有問題，他也隨緣前往排解糾紛，著名的例子就是為須達長者的媳婦玉耶開示：「女人光是容貌端正，身材姣好，不名為美人，更不值得驕傲；唯有心行端正，具備賢淑的女德，受人尊敬，方可名為美人。」也以「五善」告訴她該如何奉事公婆。最後，玉耶感動得請求佛陀為她授戒，發願生生世世作佛化家庭的優婆夷，須達長者全家也為她祝賀，成為佛陀化解家庭糾紛的範例。（《佛說玉耶女經》）

一個家庭裡，父慈子孝、兄友弟恭、夫唱婦隨，彼此尊重、包容，相互了解、體諒，才能建立和順的家庭。可以說，佛陀教育弟子、開示信徒，大都是用譬喻、鼓勵的方式，讓他們知道正道，而不是用打罵、責備的方法，如此，不僅維護了他們的尊嚴，也能達到防非止惡的預期效果。

當然，在佛陀教化的諸多有緣人中，女性、兒童也占有不可輕忽的地位。例如：末利夫人虔信三寶，嚴守淨戒，與丈夫波斯匿王皈依佛陀，在國內施行佛法教化人民。女兒勝鬘夫人發十大願心，

《人間佛教》學報 · 藝文 | 第二期

說大乘佛法，作獅子吼，她影響夫婿阿踰闍國友稱王皈信佛教，二人共同以佛法教化人民。她尤其重視兒童教育，凡是七歲以上兒童，定期召集進宮，授予教育。（《勝鬘經·勝鬘章》第十五）

又如毘舍佉夫人，護持佛法，發心供養佛陀及諸比丘、比丘尼修行所需之物品，並捐獻珍珠衣啟建鹿母講堂。佛教僧團能夠蓬勃發展，她們護法功不可沒。

此外，《大寶積經》中的龍女，以八歲之齡成為智慧第一文殊師利菩薩的老師，妙慧童女也以八歲的童髻，向佛陀提出震驚全座如何斷惑開悟的問題，啟發小根小器的二乘對大乘的信心。

終年在人間教化的佛陀，也非常重視兒童。有一天佛陀出外弘化，見到許多兒童在水邊玩魚。他溫和的以動物和人一樣會恐懼、會怕痛，勸導小孩子要慈悲護生，珍惜生命。

智慧之光 照破闇昧心靈

世間無常，人生難得，時光難再，佛陀也會藉由一些利生的故事，來勉勵懈怠的大眾要精進服務，具備正知正見。例如：《佛說譬喻經》提到，一個旅行者走在曠野中，忽然見到一頭大象追趕而來。旅人心驚，急忙逃跑，可是四邊無處躲藏，只有一口枯井可以避難，旅人立刻攀住井邊的枯藤垂下。正當要落地時，井底竟然出現四條大蛇。驚駭之餘，他緊緊握住枯藤，不敢垂下。這時，又有黑白兩隻二鼠啃咬枯藤。就在生死交關、千鈞一髮的時候，忽然來了五隻蜜蜂在井口飛旋，滴下五滴蜜汁，剛剛好滴入旅人的口中。旅人嘗到蜂蜜的甜美滋味，一時竟忘卻了上下、左右、前後的危險。

大象是指「無常」，一直對我們緊追不捨。枯井就是「生死」之淵。四條大蛇是組合我們人體的「四大」：地、水、火、風，四

大靠著生命線的枯藤；井邊的「晝夜」黑白二鼠，是指時光不停地咬枯藤。這時候滴下五滴蜜，就是財、色、名、食、睡「五欲」。這個旅人嘗到些許的甜蜜，竟忘了切身的危險。這個故事精闢深刻，實在令人省思。

另外，佛陀以「友有四品」：如花、如秤、如山、如地，說明交友之道（《佛說孛經抄》）；以「盲人摸象」的譬喻開示，眾生的愚癡，就好像瞎子摸象，偏執一方，墮於邊見，不能洞悉世事的本來面目（《佛說長阿含經》第四）。因此，世間上最可怕的不是貧窮、饑渴、恐怖，是愚癡。愚癡就是不明理，不明理的人，顛倒、邪見、惡行，不但影響自己、影響一時，而且影響他人、影響後世。

有一位結鬘童子，長期被「世界是常或無常」、「生命死後有無」等十四個問題困擾，於是去請示佛陀。佛陀講了一個譬喻：有人身中毒箭，他不急著找醫生拔箭療傷，卻是要先弄清楚射他的這支箭的材質是什麼？箭頭的形狀像什麼？製箭工匠的名字、高矮胖瘦如何？……等等。（《箭喻經》）愚癡的人才會關心這種無意義又玄奧的問題。人間的佛陀關注的是與生命、人生相關的切身問題。其他如：「背門看戲」、「殺子成擔」、「渴見水喻」、「三重樓喻」、「愚人吃鹽」、「牛腹集乳」、「鞭打自己」等譬喻，都在說明愚癡的荒唐與荒謬。

愚癡比犯錯更加可怕，犯錯就像走路摔倒了可以再站起來，愚癡如同暗夜行走，沒有光明。因此，人需要智慧之光來照破闇昧的心靈，所謂「千年闇室，一燈即明；累劫愚癡，一智頓悟」。

經證記載 孝親衛國典範

此外，佛陀會生氣嗎？佛陀會罵人嗎？佛陀會發脾氣嗎？我們

《人間佛教》學報·藝文 | 第二期

在佛經裡發現，佛陀有時候慈悲給予眾生教化，有時也會發脾氣，甚至也會罵人；但是他罵人、發脾氣不是像一般人罵得那麼醜陋粗俗。

佛陀會說：「你不知慚愧」、「你不知苦惱」、「你不懂得敬重」、「你心中沒有善良」、「你沒有慈悲」、「你非人」。「非人」意思就是「你不像人」、「你不是人」。佛陀說這句話是很嚴重的，不過，佛經也註解什麼叫「非人」：所謂「應笑而不笑、應喜而不喜、應慈而不慈、聞惡而不改、聞善而不樂」，一個人只想自己，不想跟人在一起，跟人都不合群，那就不像人了。

佛教的孝親之道，超越一般世俗的小親、小孝。一般人總認為「身體髮膚，受之父母，不敢毀傷」，以此批評出家披剃捨俗，割愛辭親，是大不孝。其實不然，根據經典記載，佛陀出家後返回宮中為親屬說法，讓他們生起正信。（《佛本行集經·優陀夷因緣品》）

《增一阿含經·大愛道般涅槃品》中記載，佛陀也為父擔棺，為亡母說法。甚至佛陀姨母大愛道比丘尼涅槃後，佛陀也帶領難陀、羅睺羅、阿難親自舉火供養。這些可說是佛陀孝親的典範。

《增一阿含經》中也強調，佛陀雖捨棄王位出家，但愛護子民之心並沒有因此消滅。有一次，憍薩羅國的琉璃王帶領大軍欲攻打迦毘羅衛國。佛陀知道了，於烈日下，坐在路中，以「親族之蔭更勝餘蔭」的真摯誠心，感動琉璃王而撤回軍隊，化解了一場干戈。可見，人間的佛陀，並未因出家而棄父母、家族不顧，他對祖國也一樣有忠誠保衛之心。

人間佛陀 教法傳揚國際

根據《佛說興起行經》載，佛陀歷經被木槍刺腳、被擲石出血、

食馬麥、受苦行、患頭痛、患背痛、患骨節疼痛等十次災難。波斯匿王曾經針對此問題請問佛陀：「您的品德威嚴是天上人間所沒有的，為什麼還會遭受那許多災害呢？」

佛陀慈悲的回答：「大王，諸佛如來的永恆之身是法身，為度眾生，才應現這些災害，傷足患背、乞乳服藥，乃至涅槃，以其舍利分塔供養，這些都是方便善巧，欲令一切眾生知道業報不失，令他們生起怖畏的心，斷一切罪，修諸善行，獲證永恆法身，無限壽命，清淨國土……。」波斯匿王聞後，疑雲頓除，歡喜踴躍，更加體會到佛陀甚深的大悲心。

上述說來，都是展現佛陀的人間生活；不過後來由於人們出於信仰的虔誠，把當初人間的佛陀「神化」，以顯示他的特殊之處。例如，在藍毘尼園右脇而生，腳底有千輻輪相，走路離地三寸等等。在教理上、意義上，佛陀是解脫的，是和宇宙虛空結合的，但是用一些特異功能來宣揚佛陀，不一定能增加佛陀的神聖、偉大。

人間的佛陀一向倡導平凡、平常、平淡、平等，生活化、人間化。因此，現在我們要還原人間佛陀的本來面目，才能把人間佛教應用十方，傳揚國際。從佛陀出家求法、成立教團，以及日常生活、教化弟子、利生服務等各方面來認識佛陀，了解他真實的人間生活，相信更能為現代人所接受和信仰，這也是我在佛陀紀念館揭示「佛陀是人，不是神」的本意，畢竟佛陀的人間佛教，是真實無欺無妄的教法。

布施及愛語，利行與同事，如是四攝法，普攝諸世間。

《阿毗達磨集異門足論》

